

主题聊吧

考试季

赶考



吃够了苦,再也不用种地了

三更做饭,五更出发

讲述 柳瑞林 62岁 来自 安徽安庆

6月,考试季,大大小小的学生考试,令家长们操心焦虑。

人生总会经历数不清的考试,也在一次次考试中不断向前。

流水眷顾击楫者,星光不负赶路人。赶考,就是在赶路。山一程,水一程。一程有一程的磨砺,一程有一程的风景。

1979年,我们班46名同学一起步行80里的小路,去县城参加高考。

那时,家乡还没通公路,去县城必须步行。7月5日,为了当天能到达县城,我们在家三更做饭,五更出发。一群人在老师的带领下摸黑走了十几里,被一条大河挡住去路。7点左右,船家佬来了,撑船把我们送到对岸。过了河,我们继续赶路。太阳出来了,晒得我们热汗直冒,不多久衣服全湿透了。快接近中午,我们热得快不行了,忽然,有一个女同学晕倒了。老师说她是中

暑了,叫我们赶快把她抬到一棵大树下歇息。老师从包里拿出一瓶十滴水,叫女同学喂到她嘴里,其他同学在一旁轮换着用扇子扇风。过了一会儿,这位女同学就好了。为了防止大家中暑,老师给每人发了几颗仁丹。

下午4点,我们到了陡水镇,那里有通往县城的公路。远远的,我们望见路边停了两辆帐篷汽车,老师说我们可以坐车了。原来是学校提前联系好了车辆,已经精疲力尽的我们爬上车,少走了10公里的路,终于在太阳下山前赶到了县城。

丰富的高考餐安慰肠胃和精神

讲述 周国利 58岁 来自 福建晋江

1983年7月,学校用大卡车把我们拉到县城一中参加高考。县城一中宿舍有限,外来考生全部打地铺,30多人睡一间空出来的教室。

那年考题都很正常,因此没有留下特别的记忆。我最难忘和欣慰的是,县一中食堂那三天的伙食非常丰富可口,每个同学都能免费吃得饱饱的。我们三年高中住校生活,都是自己带面粉到学校兑换成饭票,每星期只有一元钱菜金。早晚吃自己带的烧饼和



周国利(前右)高中毕业与同学合影

酱菜,喝一碗三分钱的稀粥,连五分钱的炒菜都舍不得买;中午吃炸酱面才舍得花一毛钱。都是十七八岁长身体的时候,这样的缺肉少油的饭菜,哪里吃得饱?平日里,我们总是饥肠辘辘。而在一中高考那三天,顿顿都有肉有蛋有蔬菜,馒头、大米饭管够。我们心里,都产生了“如果考不好都对不起这么好的高考餐”的想法。

当时,乡下学校师资力量很有限,学生成绩也远落后于县城学生。高考后,只有我们寥寥几个尖子生勉强考入大专、中专。惊喜之余,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三天丰富的高考餐安慰了我的肠胃和精神,也许我还上不了大专呢。

自学一个月,瘦了十几斤

讲述 张秀玉 74岁 来自 山东临沭

我1968年初中毕业后,回生产队劳动。我爱好中草药,常看一些中医书籍,对乡亲们的小伤小病也治了不少,后来,我有幸被安排进了卫生所工作。1979年7月,全省考核选拔闲散的中医药人员。为了参加选拔,我在报名后请了一个月的假,到处收集有关中医药的学习材料,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学习上。

我三奶奶家有处闲宅,宽敞,僻静。我每天吃过饭,就去那里学习。村里还没通电,

没有电风扇,我经常热得汗流浹背。学习困了,我就趴在方凳上眯会儿。家里做好了饭来叫,我才回家吃饭。每次都是匆忙吃一点儿,就又回去学习了。那一个月,我可说是废寝忘食,拼命自学。考完试后一称,我瘦了十几斤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县、省笔试、面试,我以全县第二名好成绩被录取分配工作。从此,我成为一名正式事业编中医药工作者,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。

看完分,在树林坐到天黑

讲述 胡正彬 57岁 来自 河南永城



胡正彬读书时留影

1986年以前,不是所有高中毕业生都能参加高考,要预选。我读的是农村高中,升学率低,我们那个理科班70多人,只给了14个高考名额。我算幸运,预选考了第七名。

1986年高考,我们地区的几个县考生相互交换考场,我们光山县与罗山县交换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县城,第一次住宾馆,而且是罗山县最好的宾馆:县委招待所。吃得也很好,八人一桌,一桌十个菜,比老家的喜宴还丰盛。在那里,我第一次吃到了土豆烧猪肉,第一次用电扇。考完,我觉得应该能考上,加入了狂欢的队伍:撕书,从楼上往下扔,纸片满天纷飞……一个月以后,分数下来了,我没考上,离中专线差6分。看完分数,我白天不敢回家,在村子外面小树林坐到天黑,可把父母吓坏了。回家后,父母看我表情,就知道了,什么也没说,叫我赶紧吃饭。吃完饭,父亲说:“考不上没关系,明年再考,明年考不上也没事,回家种地,还是种地的人多。”

秋天开学,我去县二高复习。1987年高考,不预选了,毕业生全都参加高考。天气热,心里紧张,再加上蚊虫叮咬,我那三天都没睡好。考到第三天,我已经困得抬不起头了,拿起考卷,大脑根本开不动,只能跟着感觉走了。还好我运气不错,今年考了494分,超本科线10分,不用回家种地了。

弄丢油纸伞,耽误一年青春

讲述 刘谷君 82岁 来自 湖南浏阳

我1954年高小毕业时,湖南浏阳北乡只在沙市文光学校设了一个考点,因此,我们必须到30余里外去参加初中招考。

考试前一天,年轻的李老师带着我们上路。我12岁,是班里年龄最小的。走着走着,我就走不动了,只好时不时在路边的农家歇一歇,直到傍晚才走到目的地。在文光学校操场集合时,突然“轰隆”一声雷鸣,我才一惊:“啊,要下雨了,我的伞呢?”我把从家里带来的伞弄丢了,这可了不得。这把油纸伞要两元多(当时6元钱可买100斤谷),是家里的“高档家具”啊。妈妈见我是去考学校,才特意让我带上,一再叮嘱我千万别丢失了。没了伞,我怎么回去?回去了怎么交代?我满脑子就是那把伞,老师讲什么我都不知道,心情沮丧地跟着同学们去吃饭、睡觉。晚上,我们睡在教室里,课桌当床。我睡不好,耳朵里全是“滴滴答答”的雨点声,脑子里总翻腾着那把伞。迷迷糊糊中天亮了,又迷迷糊糊地跟着大家吃早餐、进考场……

出了考场,我和大家一道冒雨往家里赶,心里还是想着那把伞。回到家,妈妈见我那副狼狈相,没有骂我。可是,我考试落榜了,只能到广阔天地学习扶犁掌耙,再没摸过书。

第二年,妈妈又要我报考。我怀着试试的心情去应试,竟一举考取了浏阳一中。啊,是油纸伞耽误了我一年青春!